羊祜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羊祜論

作者：蘇轍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歷代論》

善為國者，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、可與同安樂而後者為，故功成而無後憂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，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，欒武子為政，欲出兵擊之，曰：“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”。範文子不欲，請釋楚以為外懼。武子不能用。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。厲公侈而多嬖寵，諸大夫富則凌上，國有大功，則君臣不相安，亂之所自生也。既謀之不從，出而遇楚，猶欲避楚而歸，既勝反國，曰：“亂將作矣，吾不可以俟。”使其祝宗祈死。逾年而厲公殺三卻，立胥童。欒書殺胥童，弒厲公。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，子孫與晉國相終始。范蠡事越王勾踐，反自會稽，扶人民，厲甲兵，七年而殺吳王夫差。歸未及國，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，扁舟去之，卒免文種之戮。若二子者，可謂有先見之明矣。範文子至於自殺，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，何則？所全者大也。晉武帝既受魏禪，中原富強，群臣用命。吳孫皓以淫虐失眾，有亡國之釁。晉人習於長江之險，以為未可取也。羊祜為襄陽守，知其不能久，陳可取之計，武帝納之。祜又進王濬、杜預，以成滅吳之功，後世皆稱其賢。吾嘗論祜巧於策吳，而拙於謀晉。何以言之？武帝之為人，好善而不擇人，苟安而無遠慮，雖賢人滿朝，而賈充、荀勖之流以為腹心，使吳尚在，相持而不敢肆，雖為賢君可也。吳亡之後，荒於女色，蔽於庸子，疏賢臣，近小人，去武備，崇藩國，所以兆亡國之禍者，不可勝數，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。孟子曰：“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，國常亡。故人常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。”祜不慮此，而銳於滅吳，其不若範文子遠矣。或曰：“吳滅而晉亂，此天命，非人事也，而羊祜何罪焉？”吾應之曰：為國當論人事，使祜不為滅吳之計，孫皓窮凶而死，吳更立君，則長江未可越也。吳既不亡，則晉之君臣，厲精不懈。是吳不滅，而晉不亂也。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？祜之將死也，武帝欲使臥護諸將，祜曰：“滅吳不須臣自行，但吳平之後，當勞聖慮耳。”推祜此言，蓋亦憂在平吳矣。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，其不若範文子遠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